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赤四

俗錄句亦闕教無靈本禪寺住持濟元重校

祖師機緣

漳州谷山有緣禪師嗣大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頌曰瑞靄祥煙鎖玉樓妙年王子恣

優游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鞶綉珠丹霞淳

京兆白雲叢藏禪師嗣大光僧問

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溪頌曰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與浮囊丹霞淳吉州禾山無寂禪師嗣九峯示衆曰習學謂

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布毛拈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宇宙冰寒千丈忽生蓮

投子青

一拽石二搬土

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鞶綉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雪實顯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正覺遼當陽打動番南鼓萬象森羅立地間不是大家齊則刷難消白日

到黃昏雪菴珪草履爲冠松作釵一般瀟灑
眼頭乖清音只在風簷下終日無人不下階
星堂愚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邯鄲

人切忌學唐步無相範

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
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釘自有傍人
施頌曰三世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

昏光乍頂後千門曉春回入燒痕自得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詞九峯問僧服

果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

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庶則同安門下道絕

人荒去也師曰橫抱櫻孩擬彩皇簡頌曰

新羅激海南岳天台纖塵不礙豈涉去來回

頭欽念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游

偏不知回雪寶宗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

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

尚寒丹墀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烟雲合寂
二
寐簾垂不露顏丹霞淳

同安因僧問

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庶師曰

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曰恁麼

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宿前猶

點隔年燈頌曰舊歲新年作問端同安從

此放顛預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聞

千懶菴板樓上鳴咽角已吹燈前蝴蝶夢猶

迷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無機

新羅國可巖嗣谷山歲僧問五燈會元作

新羅泊巖和尚

五燈會元作

古塚不為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

月迥長空撒盡暮天霞

不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

魚磯萬古清風長歷歷

一鍊三關俱透脫役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

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牧不盡頌曰

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

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新羅國可巖嗣谷山歲僧問五燈會元作

一切處清淨師曰戒瓊枝寸寸是寶折栴檀片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句

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

貝葉牧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滿口不

能宣嶺梅漏泄春光信

雪賓宗四

古塚不為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

月迥長空撒盡暮天霞

不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

魚磯萬古清風長歷歷

一鍊三關俱透脫役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

閣快龍舟當年曾把錦標奪

新羅國大嶺禪師

嗣谷山歲僧問五燈會元作

一切處清淨師曰戒瓊枝寸寸是寶折栴檀片

斤皆香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

句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

春霞淳

杭州佛日和尚

四雪居丈山一

未四

三

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

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搗茶碗作聲夾山回顧師曰釀茶三五椀意在鑊頭邊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樂箇既師曰餅有傾茶意籃中無一既便傾茶行之時大眾皆舉

誓不食周粟

虛堂是

洪州鳳樓山同安不禪師洞雲居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累朝來獵去摘玉花晚後鳳嘶歸頌曰

日午煙汎山突兀夜火天淡月嬋娟混然照

寒宵永明暗圓融未延前升晉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方菴顯

目師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達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威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珠幾箇知天曉山曰大眾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頌曰

路達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颶下往

事從間話生莫將閑話為閑

話朴翁錄擔板漠沒拘束餓死首陽山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與薰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雪巖欽

同安丕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究竟經一

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挂

煙蘊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泳孤舟夜深不

向蘆灣宿泊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淳

欽州朱谿謙禪師

洞雲居士

韶國師到齋

次聞犬咬靈鼠聲詔便問是甚麼聲師曰

大咬靈鼠聲曰既是靈鼠為甚麼却被大咬
師曰咬殺也曰好箇大師便打曰莫打某甲

話頭師休去

頌曰

針頭削銭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月堂昌

鼠既不靈官馬相踏

借使乘風廝挨廝拶千戈中立太平基凜凜

別人手

月堂昌

問著奇特尊宿指出

嘉聲振蘭若

佛燈珣

朱谿問僧甚處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有奇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並無人說
着只有一人大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師曰果然無慚愧曰若不是朱谿時人因指師

以手掩鼻僧近前師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師呵呵大笑曰盤

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咬斷

無情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撩亂頭尾兩全始
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萬生石上誰親見
佛燈 撥草暗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
藕一夜鏗花開方巻 奇特老尊宿大無慚
愧人盤陀石上萬喜見一番新石深月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山雲君 僧問孤峯

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
教你孤峯獨宿頌曰法爾非修本十成平
常酬答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道無奈遊人
不肯行月夜 謠聞萬仞崖旁面通消息一
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半卷 雲居因僧問
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如何

却是你逢頌曰不搽紅粉色不挂綠羅衣
一般閑態度淡墨畫蛾眉半卷珠 雲居簡因
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
作麼高巒悟云這箇便是超宗越格底事
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發踐始得諸
人還明得麼乃頌曰朱頂王菩薩元是赤

頭漢驕恠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廬山歸宗懷禪師山雲君 因僧問截水停輪
時如何師云磨不轉頌曰千尋竿上反芻
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體還他肌骨好不瑩
紅粉也風流山雲君 大用縱橫掣電轂燦迦
羅眼尚膠鶴迷途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去

一回身

新羅雲住和尚

僧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文殊聳耳頌曰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爲隣一輪明月當

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丹霞津

撫州荷

玉山光慧禪師

胡曾山僧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頌曰虛堂寂寂夜深寒勢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

悲風流水豈相干

丹霞津

衡州常寧縣

衣喫飯隨豐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丹霞津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胡曾山拈枕子示僧曰

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峯窠裏頌曰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逭

赤四

六

山峯金峯窠裏絕說訛枕子拈來會也麼回

鴈一聲春夢斷始知身世悟南柯

方老潭

育王山弘通禪師

胡曾山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寒生

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頌曰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更是清貧苦

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閻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頌曰扁舟劃斬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鷺子海天飛去不成羣西岩惠是身土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皺眉好是南山射石虎縱饒沒羽亦徒為石

湖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方菴顯金峯見駢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石溪月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頌曰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

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金鏹頓懶看丹霞淳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嗣曹山僧問佛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頌曰日隱青山瑞氣高梧蔵丹鳳觀無寥無端石馬潭中過驚

漢月金峯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板頭轉一匝大眾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云今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縱饒十分起手也只能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只得一半頌曰金峯

起泥龍翻海潮柱子青古木靈巢鶴夢迷嵐
芻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岸羊角風生
花落溪澗堂深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
山虎體元班江南地暖塞北春寒一把柳絲
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于石卷塔曹山不如
是馬非駢不如曹山虎不食班龍吟霧起虎
嘯風寒達觀之士号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号
千山萬山瘥病不假驥駿藥延齡何用九還
丹幸菴傳曹山霞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然
熱曰是師曰祗如然向甚處回避曰向鍾湯
爐炭裏回避師曰祗如鍾湯爐炭又作廢生
回避曰衆苦不能到頌曰

崑崙片玉大

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圓一念翛然無異色任
從滄海變桑田丹霞淳衆苦不能到特地好
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枯桺鏡賀家
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窓面水開不是閑門防
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天目擅瞎却頂門三
隻眼鍛湯爐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到端
的何曾有地頭火室睦瑞州黃檗山慧禪師
嗣詠山問跋山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禹塞
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禹塞虛空不如不去前
山便休去頌曰

禹塞虛空不如不去前後際斷令亦無住倒騎佛殿出三門却把

門掛露柱懶菴雷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嗣跋

因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值慈陞堂大化
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誰無化不契遠
請益師師曰汝但問來化理前問師曰誰有
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在衆或住持某
甲擔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護國護國澄因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宛

後秀康培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
曰犀因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頌曰
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峰垂崑崙含
玉山光潤涼免懷胎月未知丹霞淳護國澄
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河南大
吠頌曰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
見邊誰悟驢鳴并大吠圓音落落示人天大
洪_洪遂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
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
前不問親頌曰 出門遍界無知已入戶
盈眸不見親虛室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頓
為隣_{丹霞淳}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

何師曰地下一場懼懼問會昌沙汰時謹
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
懼懼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
懼懼頌曰鶴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鵠鴨狎羣
雞遼陽化去無踪跡靈木迢然鳳不棲大洪
遂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辛時來

九四

天地皆同力究竟還他有道君冰生滴水事
清高曰出東方便不牢溪澗豈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壯志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患
不封侯反思清白傳家古洗耳溪頭不飲牛天
董潭州報慈歲嶼禪師嗣祖牙僧問情生
智隔想參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謐

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即子未
遇人在頌曰古人一隔衲僧命脉欲識
一貫兩箇五百天衣懷情未生時隔金毛多
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橫笑殺叢林老禪客
無為無情由隔若為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
惜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其宗自垂繩報

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聖凡因測福
掌隔青天無雲轟霆震林衲子如稻麻不
知幾箇儂陀客大中陪江南舶海南舶把施
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撒手到家頭
已白大洪退隔穿耳胡僧眼睛黑東院西邊
是趙州觀音院裏安彌勒石門襄州萬銅

山廣德延禪師青林處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頌曰體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平懷穩免事君王羅辱驚升霞淳襄州石門獻蘊禪師嗣青林處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頌曰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鐘洪韻上騰三界外龍夫何事睡猶濃丹霞淳索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嗣塔龍丈初參洛浦問一涯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

悟入頌曰金烏玉兔兩交馳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路木人依母霞淳移舟曾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更堪要會一派初未發木人半夜好同參本覺一滔滔一脉混常流纔觸波瀾卒未休岸閣風清澄皓月漁翁撥棹宿汀洲瑞華成木平因赤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頌曰木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羊頭子向東望月明纔上徧山坡直言不用多疑慮海澄浪息見森羅汾陽昭老胡萬里向支那直至而今柰何堪笑牧童誰問路一聲長笛過前坡佛印元不勞斤斧弄巧成

拙壞衲通身頭髮若雪著雙破草鞋踏破澄潭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涯前事如何說法
雲秀木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那堪著灸癩直指西來親切意石羊頭子向東看照覺盤石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謾月映寒潭清徹底雲收華岳露噴元界卷璇石羊頭子向東看祖意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注今朝九日菊花班此山應汝州風穴沼禪師洞南院

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波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浪却嗟蜗步驟泥沙波住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詰波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波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常斬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頌曰擒得盧波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赤四十一至寶鑑鋒頭壁立鐵牛機十字縱橫寶劍揮一陣賊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歸保寧房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摹頭印破盧波當斬

却沉吟電轉星飛被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
三玄戈甲振叢林圓仁勸銕牛之機印住印
破透出此盧頂額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穴
當衝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
明珠在盤貶起眉毛還蹉過天童覺全鋒敵
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遲等間活捉盧陂
老縱饒猛略若爲施君不見寰中意氣闊外
威權擬議衝前總滅門懷卷一句猶如磅
箭機緣生擬議犯重圍分明佛法同王法只
許當年牧主知簡翁風穴上堂若立一座
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座家國喪亡野
老安貼於此明得閻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

不明老僧却是閻黎閻黎與老僧亦能悟却
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閻黎麼右邊
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
裏是頌曰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國家國立雄
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獨自知五寶
顯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閑外不揚塵縱橫

莫測文兼武宇宙茫茫有幾人白雲端幡然
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
變恭高名勛業兩難泯天童覺二幾許歡心
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邦平貼清如鏡
水瘦山空一樣秋五祖演云太
平即不然若立一座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

一座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頌曰九九
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撓展脚眠蚊_蟲_蟲猪_蟲
出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
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溫_雪_蟲_秋家國
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
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_竹_五_萬風尤參南院

赤四十三

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一棒一喝
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這裏不然
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喝如何商量曰棒下
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便省頌曰有喝端如
探竿草無師血脉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軍
徒學穿楊一枝箭_南_岩_勝

風穴因僧問語默

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頌曰鷓鴣啼處百花香樹
掌呵呵笑一場因憶舊年消歷處送人雲塢
入斜陽_{海印}_信鷓鴣啼處百花鮮江國從來
路坦然為報途中未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資華明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

最好腰絰十萬貫更來乘鶴上揚州_{鼓山建}
忽爾出門先見路綫方下脚便登船神仙祕
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_{徑山}_宋彩雲影
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湊著眼看仙
人莫看神仙手中扇_{佛鑑}_惠不露風骨向未
語先分付進步口喃知君太閻措無閻期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
鞭頌曰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
萬千莫恠相逢不下馬東西各自有前程慈明圓
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要
曾宗師開正眼滿輪午夜照秋天海印信
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擎鉤火裏牽拽近不能

赤四

十三

推向後回旋却到使君前道吾真杖林山下
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恠玄沙不出嶺
他家元是釣魚舡雲峯悅杖林山下竹筋鞭
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人
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客卧雲深處不朝

天雲溪恭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尚帶
烟扶過銚橋曾得力而今不直半分錢上方益
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口吐烟曾在
祝融峯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東山空杖林
山下竹筋鞭橋梵鉢提舌挂天羣黨元來諱
空手起家消息在荒田或菴雅風穴因僧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上馬郎婦頌
曰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
箭穿紅日影駛云斫水不成痕正覺遠相逢
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
址斗金鷄早報五更春浮山遠截鐵之機安
可惻頰開千眼莫能窺禪人到此徒名邀錯

詔查梨作乳梨海甲惟何年嫁事馬家郎鳳
枕同歡碧玉床回首畫橋離別苦落花流水
淚千行張無盡十分羨麗誰家女百倍聰明
是馬郎堪笑金沙灘畔約始終姻姪不成雙
或卷體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
是佛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

東扶桑最先照頌曰眉間一道白毫光歷
劫知將甚處歲永夜寥寥天未晚更須所額
望扶桑保寧勇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
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紅霞籠玉像擁嶂照川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持把木人牽誰知却

被泥牛見吞入紅霞碧浪湍拔子青風穴目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
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頌曰深宮禁殿隔
重闈簾靜簷楹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近家
人指路莫遲疑投子青風穴因僧問塵鹿成
群如何射得塵中主曰釣船載到瀟湘岸氣
咽無察問白鷗第四頌曰禁殿重闈視聽危側
思偏立絳綸垂漠鄉雲斷汀洲迥嶺莫猿帝
孤月隨投子青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
切處師曰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
毬頌曰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吐山

令弄潮須是吳江客別語還他漢地人投子

青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
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頌曰古嚴月

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晚帶春昨夜星河闊南

斗金烏隨鳳過天輪

投于青

汝州穎橋安禪

師號鐵湖嗣南院向火次因鍾司徒問三界
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

召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連忙撥
火召司徒眼上眉毛渾不顧眉毛落盡入還
生死火寒灰解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莫教
日午打三更佛鉢熟

高聲撥火召司徒

火燄炎天驅面驅祇向此間能穩坐任教門

外雪盈衢治父月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
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去日出東方夜落
西用柱雲

六祖下第八世

資福遂

芭蕉徹

吉州資福貞邃禪

師芭資福寶

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

相示之

赤四

頌曰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

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荆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投于青

鄖

州芭蕉山繼徹禪師芭蕉

清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
勢也無師曰不提勢曰為甚麼不提勢師曰
林溪粗識好惡頌曰百歲兒童出戶來滿

身紅闌意瘦埃

敢近檻

卷之三

六相下第八世

黃龍機

卷八

大龍池

一

白馬齋
一則

同安志

廣德義

卷二

廣德周一則
鄂州黃龍

石門徹三
誨機禪師

三

女
皇
方

僧問風

恬浪靜時如

呻吟語

卷二

頭五兩
漠任風
歸石林

垂
可憐

曰百尺竿頭
無限滄浪客
婺州明招德

一兩垂窮沙鈔
把南針定並
禪師

山川絶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一日天寒上堂衆總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總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柱杖一時趨下頌曰堂上非常凜冽衆人誰敢當頭只見西風刮地豈知一葉驚秋暖處去極停囚無人為典塞咽喉須信高皇功業大鴻溝兩岸一時收佛慧泉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曉不堪回首望長安同福寺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縹通瞌睡來却笑明招閑費力無端兩處強差排此山北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鶴鳴可憐自榮不知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住山果

風前露出無瑕璧室內擎將如意珠

兩度獻渠渠不識可憐流落在江湖

佛性未

鷗鳥守空池魚從腳底過鷗鷗總不知

增

稍硬風頭早已乘更將暖處自沈埋

反

令千古成踪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介石朋

風

頭稍硬無棲泊暖處商量一句無老倒不堪

未四

醫世患謾將毒藥當醍醐

東山源

前頭計較

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人

不落他家圈檳裏

幽情倫明招因憎問虎生

第七子那箇沒尾巴

頌

曰無尾大蟲難傍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

自解擇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鼓山地

第七

菴菴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

荔枝林徘徊爭

昏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住山果

第七箇沒尾

巴不落羣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見湊

信蓮開火裏花

松源寺

福州地藏桂琛禪

師明去沙問僧什麼處來

十六曰南方來

師曰南

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

師曰爭似我這

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

師曰喫什麼

作三界

頌曰種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

後打齋鍾真金曾失色

雲峯懷種田博飯喫

佛法要商量言下超三界靈機發妙光

靈源

清淨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

天古佛宗說

樹頭懸日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天古佛宗說

般般盡強爲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
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
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
烟水收天童覺種田博飯有來由免見區區
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力大都工拙要全收
雲巖
千鈞發重機千古仰遺則雖連十五

城那換相如璧商量浩浩地爭如種田博飯
喫一片殊勝緣兩段俱奇特要知火裏鉢盂
花天上人間不可加佛祖惠種田博飯喫飽
臥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引得龍
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無半點地藏覩
月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

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
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遇頌曰風起心搖
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龍
濟修若教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
信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真草堂清雲
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日事半斤是
八兩上方岳樹動風搖塵生雲起太上老君
何曾姓李斷橋倫白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問
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頌曰問曾不知
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捨堪笑路逢達
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驪珠盡擊碎

不擊碎增環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雪寶頭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峰月在潭兩箇泥
牛闖入海行人脫袴杖頭擔地藏恩山花如
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
去須知別有洞中天佛鉢懸色身敗壞世常
情一點靈光到處晶澗水如藍花似錦法身
何處不分明南堂興雲散蟾輪滿烟收岳面
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天寧確山花如
錦水如藍親見文殊接話談十字街頭輕一
拶前三三對後三三暗堂遠大龍景物寂幽
妍澗水山花照眼鮮堅固法身何必問風光
長在劫壺先天目禮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

乾坤不靈顏曾踏武陵溪畔路洞中春色異
人間無準範襄州白馬山行霑禪師詞白北
圓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
却月頌曰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
霧搘燮理盡歸臣相事輪王不戴寶花冠丹
霞津額州薦福思禪師叫謙因澄僧問古殿
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
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頌曰十八古殿苔生
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會
人天盡聽玉珊瑚大洪遂古殿無佛梵音何
來夢中喚省樓閣門開靈光一點絕塵埃耀
古騰今遍九垓南堂興洪州同安志禪師叫

同安王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
處不逢玄中不失頌曰 邊邊那畔總難逢
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外空留孤
影照溪東丹霞淳同安志因僧問凡有言句
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
說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迥然
不換標的即乘頌曰 天黑雲深飛莫鴉鶯
鸞立雪對蘆花翠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
會即差雪岩襄州廣德義禪師嗣廣德

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
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
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頌曰 放隨時雖
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子君須到莫
向深村草裏蹲襄州石門慧徹禪師
嗣石門舊僧問實際地如何進步師曰鳥

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歲白雀撲心棲處隔
山迷頌曰幽谷白雲歲白雀撲心棲處隔
山迷直饒不住棲心處猶落怡山第二機僧
菴雷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
句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東村王老
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福
窮時相炒餓相煎汨山聽三乘教外別流傳
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參不到東村王
老夜燒錢揚無爲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
霧口中烟招神引鬼成妖惟三脚蛤蟆飛上
天地歲恩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閒神滿目
前休更逢人覓玄旨謝家人不在漁船上方

益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磕頭禮慈尊子
把名香薰道吾真木食草衣隨分過此身贏
得禦天真忽咨教外別傳句未免燒錢引鬼
神寶葉源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
裹泥圍退耕穿石門徹因僧問雲光作牛意
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四途却着破
襖卓郢州太陽慧堅禪師嗣靈泉仁因僧問
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頌曰輕輕
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歛雙
眉處石女多言爭柰何投子青玄旨玄旨壁

欄衫頌曰瑞草叢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迎
翛然披毛戴角人難識為報芒童不用鞭丹
霞卓郢州太陽慧堅禪師嗣靈泉仁因僧問
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頌曰輕輕
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歛雙
眉處石女多言爭柰何投子青玄旨玄旨壁

上錢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日招神引鬼
揭無為玄旨分明白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
連珠六貼三千貫不濟飢寒不濟貧無盡
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嗣雲門上堂大眾
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
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專舉頌曰

卽二十雙

有入暗路崎嶇日落栖蘆暫得睡爭似石人
眠夜半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
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先是崑
崙進國圖孩子青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
今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
天童此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捲不知

玉兔晝眠雲母地金烏夜宿不萌枝足巻鑑
岳州巴陵新開院額鑑禪師嗣雲門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頌曰

落井須明

出井機宜宜擡眼動睛輝於斯倜儻無纖隔

祖道汪洋得首歸洞山

既

南北東西苦問人新聞多口接迷津後旋八駿追風急空望悠

悠脚下塵佛印凡好箇明眼人落井蘋林話
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正覺述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

崑奴夜過漫天嶺臺灣元秋夜霜天月正明
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妨
微晚行保寧勇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臺

龍門三級浪死水有曝腮長立卓明眼人落
井西方在東嶺捉得箇饅頭開拳是餌餅海
甲信語不邪笑不来拙鋪設巧安排猢猻將
板柏野老舞三臺治父川巴陵一句子對面
却相謾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月華果誰
解當頭領坐斷此虛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

落井月林觀
赤脚明眼人落井恩深怨亦深海枯
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朴翁詎巴陵因僧問如
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
冶弓磨礱不下良工弓拂拭未歇別別珊瑚
枝枝撐著月晝寶頭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

雪頌曰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
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
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雪寶頭大冶精金
登潭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一
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海甲信人天會上分
繙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魔并異類好

教齊向此中歸保寧身銀椀裏盛雪冰壺舍
寶月縱具四常陀到此虛搖舌西天令嚴此
土還別佛性泰提婆宗銀椀雪泰華摧滄海
竭赤旛之下起清風吹落楊花硬如鐵佛心
才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
寒上樹鴨寒下水頌曰 同別祖教問端由
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釣曉得金
烏帶月收枝子青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
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
秦保寧勇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三百餘會不
能宣九年面壁徒瞌睡休瞌睡上是天子下
是地佛住秦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

饒古今自然理寒松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
聲未已湛堂準一朵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
笑不語龍宮海歲月明前織女姮娥相對舞
嗟者唉舞者舞十方無虛空天地無寸土南
堂與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驚嶺費分疎少林
提不起千峰寒色露全機賤上眉毛千萬里
辛酉
九二
布岩中雞作蒼鷹掣盤翼鴨為金翅作摩龍
空王以此垂洪範錦上鋪花知幾重南岩勝
般若啓柔禪師嗣雲門僧問西天以蠻人為
驗未審此土以何為驗師曰新羅人草鞋頌
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閑鎖開假
使蠻人似冰結當甚新羅人草鞋拈桺鏡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嗣雲門僧問
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
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頌曰一箇兩箇
千萬箇脫却龍頭卸角駛左轉右轉隨後來
子湖要打劉銕磨雪實頭香林無雜木一一
是旅檀野火忽然發清風天地寬祖意報尔

臘月火燒山頌曰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
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雪實頭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曜還香林曾未會空坐
劍門開佛印元僧問衣下事師答火燒山佛
手遮不得人心似芋開正覺歲晚年來正
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炎野火無休水應
拜四是隨風過別山上力益老大策林快說禪不
將襆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像何處人呼應
不圓天童覺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錦包特石
鐵裹泥圓悟臘月山頭火亘天衲衣下
事若為傳老來不是觀時即因即長伸兩脚
眠白楊樹巢知風忄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

自搖櫓丈珠盤
臘月燒山對面熟
謾督然悟去身在長安咄哉無限未歸客
沙裏求油實可憐石窓恭香林臘月火燒山
銕眼銅睛見亦難
腦後一星輕點著三千里外髑髏乾
菴光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
竇八布衫穿大可憐把手入黃泉已卷額衲衣下事火燒山
臘月家貧徹骨寒堪笑連延曾未息
眉毛焦赤面皮乾天童淨香林臘月火燒山
冷淡家風退後看開裏果然輕踏著方知日午打三更
百拙蓋臘月燒山天寬地寬築著
寬築著磕著微骨毛寒松深
原臘月火燒山天寬地寬與地寬常啼苦
嚮心肝高原

臘月燒山有甚相謾漆桶不快休要胡鑽朴第鉛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頌曰耳裏種田滿口含烟鍾馗解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九天無卷全香林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為主師曰看看臘月盡頌曰紡織拋出盡堂前妙轉無私體自園直箇要行効力事更湏角見老雲門石明萬項荒田誰是主須知答處有來由箇中若也無人委臘月看看又盡頭簡翁敬看看臘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雲納虔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枝燈人證龜成鱉頌曰六耳何謀事不成直言

心表赤心人室中燈燭誰來撥白髮兒童兩
井四賓新投子青皎皎清光徧眾莫歲聲拋不出
色豈能彰直下斬釤機銹刻却古今途轍高
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鼇別別一回喫水
一回喫固悟勤三人證龜成鼇井底泥牛氣
喫直饒糢糊懸河有理亦難分雪耿耿孤光

常皎潔佛性參三人證龜成鼇嵐一吹吹
升四滅從茲暗裏穿針鼻孔七花八裂木卷一三
人證龜成鼇剛把天機漏泄木人類上唱歌
撲撲滅自然不辯東西免得證龜成鼇追菴
奇洞山守初禪師參雲門放三頓棒因緣頌

曰 一鑊三閑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
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白雲端三
頓當時打不回鑊門重擊鎖方開堪嗟不著
一粒米十字街頭接往米保寧勇逆行大道
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只知還五里
到頭方覺路歧難成枯木去年八月離湖南

行盡千山與萬山不喫雲門三頓棒不知虎
體有玄班慈受深坐鎮韶陽老枯牛江西湖
外逐相酬當時鑊限高擡起未必黃河不倒
流寶峯祥吹毛寶劍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
猜不犯鋒鎚全正令法王心印爲君開禾山
雲門棒頭有眼洞身腳下雲生覩破森羅萬

象便能海上橫行佛心才問各分明豈偶然
須知逆耳是忠言洞山服似銅鈴轉剛被雲
門三頓設大珠道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
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
涯龍門遠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
圓富貴放三頓棒尚遲疑再換方識錐頭利

赤四
單提獨脚機關外明眼衲僧猶不會回悟勤
雲門飯袋子毒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
正眼覩無相範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麻三斤頌曰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
肯坐於蛆一念纔生筋骨露徒勞更覓定盤
星北塔祚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

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鍛錢三五百
福嚴雅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屢
事投機見洞山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
簇簇南地竹弓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雪賓駕三年一閏大家知也
有願預不記時昨夜鴈回沙塞冷帶霜梧葉

又披披老子青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
解醉君更有路人未到野花含笑舊枝春
汝昌遇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去年一百
五今歲又還他浮山遠橫眸讀梵字彈舌念
真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烟人畜乏如何
是佛麻三斤出大地茫茫愁殺人翠岩真一

片初生月峨眉晝碧空水中魚避釣雲外鳥
防弓野軒邊問佛三斤麻齋僧怕夜茶春來
寒食後古木噪寒鴉海印信同袍參學問通
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為說三斤麻最好三斤
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頻拈掇索緣緇素有
踈親子今更為重秤過那吒太子折全身道
吾真洞山有語麻三斤衲子擎拳問要津因
憶舊年看草字張顛顛後更無人雲峯惟雲
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
魚舟佛基泉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
生瞋百年三萬六千日得忻忻處且忻忻白
雲端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不下

尋言空摸索雲益智江南三月鶴鳩天雨過
諸峯景物鮮行盡天涯諳世事買鞋須是大
先錢三祖宗尺璧未為重片言不可輕領取
鉤頭意莫認空盤星地歲恩南天地暖止天
寒水陸相通見不難無限黃花蕪翠竹任他
千古往來看草堂清洞山的的麻三斤明月
赤堂前贈若人碧眼庵眉縷舉首又隨雲雨暗
驚神長靈卓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
里差啼得血汎無用處夜來依舊宿蘆花張
十六無盡千峯勢到岳邊住萬派聲歸海上消遊
出紅爐金彈子眼睛空動面皮焦南華鳥鵠
鵠一舉千里飛鑽天鵠子與天齊鳳凰不是

凡間鳥為瑞為祥自有時龍門遠洞山麻三
斤真諭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神琅
琊覓洞山麻三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
貌古易傳神慈受深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
泄天機失錢遭罪文殊住洞山佛話三斤麻
縛綵叢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遂江城五

法麻三斤無面目得人憎見得微瞞殺人
奉善水斷流山突兀為君放出遼天鶴挺欲
風前瞬息時擡眸已是成裏窟咄咄出塗
莫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撲
無油頌曰洞山宗匠較些紙撲無油驗
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
岩真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
者長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
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
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頌曰只要拔楔抽
釘為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膝蛇
繞脚鼓山珪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

滯向者迷逢人不得錯舉徑山呆展事無回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南岩勝金陵奉先深禪師嗣雲門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大悟在明至中後方省頌曰透網金鱗是衲僧錢壁銀山膽不驚明老三更方警地任教千嶂碧層層曾大為智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故山妙俊哉一跳透重淵霧靄追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者依然點額在波瀾徑山呆師子

咬人狂狗逐塊三十里來方始悟何似當初莫入去治父川饒州薦福承古禪師嗣雲門主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莫頌曰古人一莫切忌嘴詠臨濟權寄庫德山頰蕭索截斷佛祖機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且道欠那一著雪堂行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衆生擦天鼻孔都穿却松原岳韶州雙峰興福竟欽禪師嗣雲門僧問賓頭貨應供四天下還得遍也無師曰如月入水間如何是川而不雜師曰朗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繫真珠頌曰混而不雜體常

虛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星
在卷還舒自得暉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嗣風
九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
未審此語甚麼句中牧師曰三玄牧不得四
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
齊明頌曰
赤四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

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搃皆然
起坐忪諸沒兩般有間又須向伊道新婦騎
驢阿家牽神鼎經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
復何言憶昔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
黃龍南手提巴龜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
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道吾真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舟井底掛
帆風勢惡須弥頂上浪滔天海印信新婦騎
驢阿家牽傍觀笑渠顛倒顛歸來舉目暮雲
合嶺上蟾蜍光未圓天寧連七手八腳三頭
兩面耳聽不聞眼觀不見啼得血流無用處
不如緘口過殘春保專勇張顛不似首山顛
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出四方明
眼若為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文
錢十字街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真淨
文首山有語古本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
醉騎驢子去是人笑道阿家牽四白新婦
騎驢阿家牽而如滿月目如蓮更將羅袖相

牽挽一段風流遍大千慈受深新婦騎驢阿
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嗟效顰鄰舍女向
人添醜不成妍天竟覺莫問新婦阿家免煩
上路波吒遇飯突飯遇茶突茶同門出入宿世
冤家五祖演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頂
上挂播土揚塵尋不見元來只在舊山前文
春四十九

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鍊船參
差島嶼分諸國彷彿星河共一天南華昌阿
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笑騎驢
覓驢者一生錯認馬鞍橋鼓山珪新婦騎驢
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盡堂人不識
從令懶更出人前徑山果阿家新婦最相怜

新婦騎驢家便牽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
入盡堂前設因元新婦快騎驢阿家引鞭走
石筍夜抽條面南看北斗進堂深新婦騎驢
阿家牽草裏尋常万万千誰在後号誰在先
不須特地苦加鞭牧巷忠塞驥須是阿家牽
媳婦嬌癡懶著鞭在舍只知七十二出門方
見化三千箇箇首山因僧問親到寶山空
手回時如何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頌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鐘
後聽雞鳴失曉朝官不帶帽石門廳門前火
把寶山回玄學之徒遍九垓南海岸頭波浪
起西番氈帽樣時裁翠若真空手歸時誰肯

信驥駄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
天如白日開白雲堵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頌曰楚
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兩岸競垂釣幾人能
直鉤正覺遠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
脫休誰謂謝郎生計夜深明月上孤舟佛
禁泉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
是自從投子去更無人解道油油真淨丈楚
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魈踢氣毬貪著六文
十八銛頭船子下揚州赤四宿堂遠暑往寒來春
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那
如未息輸他漁父泛孤舟滿山秀楚國城邊
水去東發船便被打頭風蘆花灣裏聽漁唱
欸斗煎茶餚不同三祖宗楚王城畔水東流

日夜波濤去不休巖下忽逢湘水客謂言依
舊注悠悠雲漢莽千波萬浪曾無盡去漿來
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白閒吹一笛渡頭
風普融平楚王成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址地
遊眼目直教從淺辯權衡爭柰出常派金箇
為子掩除羈驢上穿靴背打毬翠岩真楚王
城畔水東流獨腳山魈踢氣毬貪著六文
十八銛頭船子下揚州宿堂遠暑往寒來春
三十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那
箇親曾到地頭雪岩缺首山因僧問如何是
相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頌曰日炙風
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深三

尺更教誰問箇中玄。洞山耶。風吹日炙少人知。
頂仰先賢對此機饒君曠劫生前會穿耳。
胡僧也皺眉。法華舉曰炙風吹。問袒來紅塵。
豆野眼難擡。忙後役知多少。二月春深動地雷。
翠岩真風吹。日炙橫卧荒草觸。著毒氣全身便倒天寧建。日炙風吹也大奇。根銷足。

作甚麼速道速道頌曰。竹篦舉起成生殺。
豈可容人亂札錐劈脊一揮如薦得銀山鏤
璧也。光輝照堂一拈起竹篦子如何便到家
秘魔若不會隨後却擎又敗山珪背觸非遮
護明明為舉揚吹毛元不動遍地是刀鋸征
山果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

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事。撥動煙塵更是
誰。三祖宗曰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
留我令到此。堪惆悵葉落花紅經幾秋。雲漫
赤風吹日炙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共誰相識
小陽焰首山拈竹篦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
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

白雲千萬里。此卷元黑漆竹篦非觸背大地
山河俱粉碎咬人獅子急反身莫學韓擒猶
逐塊逃卷演罵他還自罵瞋他還自瞋戒之
三十一慎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逃卷演辯龍蛇

眼空乾坤粲粲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篦言肯
觸明明刺腦入膝盆笑翁堪拈起竹篦行殺

陳投子青

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無門開野千鳴獅
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虛堂愚首山示衆

賓無二賓主無二主公案頌曰賓主有無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棲泊處開門戶

月到中霄不敢明虛堂愚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

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頌曰日暮
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
水盡爭得東山一帶春投子春首山因僧問
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
師曰來往不易頌曰問路窮途撲進程綠揚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說莫道

常年不指陳投子青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一問遲也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進

步求名玉爭信靈苗不受春投子青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